皇明通紀法傳全錄

皇明通紀法傳錄卷十七

東莞　陳　建　著　西湖高汝栻　訂

高與燿 顯宗　校

宣宗章皇帝紀

帝文皇帝長子張皇后所生也文皇初有易儲之意見帝英敏解縉復贊曰好皇孫文皇因立帝為太皇孫仁宗龍升遐即皇帝位在位十年以乙卯正月初三日崩壽三十七上廟號曰憲天體道英明神聖欽文昭武寬仁純孝章皇帝廟號曰宣宗葬景陵

丙午宣德元年正月擢文選司郎中鄭誠為吏部右侍郎○都督府歲供柴炭役及邊軍至是陽武侯薛祿言宣府德安永寧諸衛俱臨邊境將士嘗嚴守備又令採辦柴炭致多逋逃乞罷其役詔從之○三月太子太保

禮部尚書呂震卒

江盈科曰震之卒也何足書予嘗聞告子云有性不善孟氏闢之然文廟大臣若陳瑛與震殆眞所謂性不善者瑛極毒遇物即螫震極佞啓齒皆諛瑛蛇蝎震蠍媚佞獻然震欲殺死方賓殺夏原吉螫佞而又毒若夫瑛苦若恍建文遺臣殺之族之無非結文廟懼心毒亦即所以爲佞害兩臣眞惡人哉瑛誅震善死幸不幸耳特書之以警性之不善者

以胡濙爲禮部尚書先是濙爲禮部左侍郎 仁宗以濙在永樂中嘗有密疏擬之改爲太子賓客兼南京國子監祭酒至是 上知其忠誠召陞是職○

上諭順天府尹驥等曰古之仁政必先鰥寡孤獨立設養濟院意正在此近聞京師頗有殘疾饑寒無衣之人

行乞爾為親民之官何得漫不加省其悉取入養濟院毋令失所

高汝栻曰唐時禁城甸者分置病坊于諸寺以廩之亦謂之悲田院即國初所云養濟院也今京師昉之為鰥惸惸竿二寺從古都會之地乞丐游食者衆故唐宋以來皆有悲田之設第不知當時有司奉行何如若今鰥惸惸竿二寺所養貧人不及萬分之一叫號乘餒充滿天街不可聽聞則二寺之設亦何為耶

以胡壽安為新繁知縣

壽安在縣止食脫粟佐以園蔬未嘗喫肉其子私雞而食安怒遂遣之歸其僚勸慰之安曰君不聞箕子之嘆象箸乎象箸無幾而甚亡國故曰吾畏其卒怖其始求苹讀書起家期于砥礪自見久而身處脂膏因沾成潤因潤而汚敗名喪檢者比相接也朝夫膏粱之子生長官室菽麥不分稼穡不諳若恣所欲如水之流不爲隄防下流之勢將安底止隄防嚴則性堅而難逆有其故吾斬食雞于吾子非不愛之惧以

愛之、之道。賤之也。諺云、菜根嚼斷。百事可辦。其餘嘗

然嘆曰、謹佩之矣。

○二月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尹崇高奏言、朝廷近差內

使于浙江、市買諸物、每物置局、拘集動擾、供給繁勞、朝

廷所需甚微、民間所費甚大、 上諭工部尚書吳中等

曰、差遣中人本出權宜、豈知勞擾如此、今詔書已罷買

諸物、若買完者、即令回京、未完悉皆停止○三月 上

聽政罷、御左順門、語侍臣曰、朕祗奉 祖宗成憲、所

諸司事有疑礙而奏請者、必命考舊典、盍 皇曾祖肇

建國家、 皇祖、 皇考、相承法制詳備。 歷涉世務、練

達人情、謀慮深遠、子孫遵而行之、猶恐未至、世之作聰

已系教言
發明指建
文也

才不足以當其任柰尨謂何

明祀舊章，馴至敗亡。往事多有可鑒。古人云：商周子孫能守先王之法，至今猶存，此誠確論。○擢戶部左侍郎陳山為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改禮部右侍郎張瑛為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並入內閣參贊機務。

宣廟柄用陳山、張瑛，待　仁廟倚用楊士奇、黃淮，宗素宗舊學也，然山、瑛出不逮前，皆不得久居內閣，後亦無播焉。

以成山侯王通為征夷將軍，充總兵官，討交阯，尚書陳洽參贊軍務，安平伯李安掌交阯都司事，削陳智、方政官爵。○上視朝罷，御文華殿，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侍。上曰：太祖皇帝祖訓有云：四方諸夷及南蠻小

只差在張輔黃福兩人俱取回乎

國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供給得其民不足使令又云若有不自忖量來擾我邊彼爲不祥彼不爲中國患而我興兵伐之亦爲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强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切記不可後因黎氏弒其國主毒害國人太宗皇帝不得已有弔伐之師初意但討平黎賊之後即求前王子孫立之蓋興滅繼絶之盛心也而前王子孫爲黎賊殺戮已盡乃徇土人之請建郡縣置官守非出太宗本心自是以來交趾無歲不用兵一方生靈遭殺已多中國之人亦疲于奔走甚矣 皇考常念及之深爲惻然故即位之詔於彼特原

此宜尚附于初平交趾之際使覺渾然無迹到今便難措手

昨日遣將出師朕通夕不寐。誠不忍生靈之無辜也。反覆思之只欲如洪武中及永樂初使自爲一國歲奉常貢以全一方民命亦以休息中土之人如何義等皆未有對、上曰此固不背　祖宗之心。義原吉對曰、太宗皇帝平定此方勞費多矣今小醜作孽何患不克若以二十年之勤勞一旦弃之豈不上損威望願更思之

上顧士奇榮曰卿兩人云何、對曰陛下此心、固天與祖宗之心交趾于唐虞三代皆在荒服之外當時不有其地而堯舜禹湯文武不失爲聖君漢唐以來交趾雖常爲郡縣叛服不常喪師費財不可殫紀漢元帝時珠

厓反發兵討之連年不定有司議罷珠厓郡前史稱之夫元帝中主亦能布仁行義如此況陛下父母天下何用與此豺豕較得失邪原吉曰容臣等四人更籌思以對 上曰但朕素志如此本不係用兵之如何明日士奇榮奏事畢 上曰昨日所論交趾事朕意有在矣卿兩人意與朕同第未可以遽言耳○阿魯台脫歡各遣人朝貢○諭吏部選官須得其人吏部尚書蹇義等奏請選官 上諭之曰庶官賢否關國家之治亂掌銓衡者以進賢退不肖為職一事得人則一事理一邑得人則一邑安推之庶政達之天下無二致也朕嗣承

頒外戚事鑒及歷代臣鑒

平恕二字刑官要訣

祖宗大統維新治理以安民生選賢任能尤爲切要古人取士于鄉以其道藝若聞有素後世以言貌求其底藴茲亦難矣況篤實之士率多恬退便辟之才巧于進取非至公無以勝私非至明無以格物嚴選舉以遏冗濫精考核以防險僞毋俾小人貽患于民斯其善矣古之大臣以賢事君國家膺福蒼生受恩聲名流芳于永世卿等勉之○御製外戚事鑒及歷代臣鑒二書成頒賜群臣及外戚○五月諭三法司審錄囚繫務存平恕○以四川按察使陳建爲南京通政使掌國子監事

建廣東東莞人舉于鄉初爲桂林教授選國子助教未幾以近臣言建有治才不宜置之散地擢知許州

改滁州、以寬厚爲治、均徭役、時征歛、禁奸解暴、民用大和、文皇巡幸北京、所過先遣廷臣、察吏治、詢民隱、治有異政者、命陞擢、爵衆言滁績最。滁人恐失之詣闕乞留、遂陞揚州府知府、仍掌滁州事。在滁十年嘗曆同考會試、進巡狩頌、平賊頌、鐃歌鼓吹、播四川按察使、治績尤著、會吏部言璉素有文學、乃召改是職、滁民思之、祀之于醉翁亭、與歐陽修、王禹偁爲三賢祠云、

遼東總兵官武進伯朱榮奏、朶顏衛指揮哈剌哈孫等、朝貢不至、請掩擊之、 上曰、古者御夷狄、來不拒、去不追、今雖不朝貢、亦不擾邊、遽加以兵、非懷柔之道、遂勅榮曰、馭夷宜寬、用兵宜審、況虜多詐、未可輕忽、但整飭部伍、謹愼隄備、其來不來、未足較也○八月京師地震、

○帝即位、賜高煦視他府特厚、高煦日有請、及言朝政、

上曲徇其意索駝與之駝四十索馬與之馬百二十索
袍服又與之袍服高煦益自肆八月壬戌遂反遣枚青
潛來京約英國公張輔內應輔縛青聞于朝又約
山東都指揮靳榮等反濟南府應又散弓兵旗令真定
諸衛所盡奪旁郡縣畜馬立五軍都督府以指揮王斌
等領前後軍高煦自率中軍千戶王玉等領四哨復僞
授太師都督等官御史李濬樂安人棄其家變姓名間
道詣京上變言高煦刻日取濟南然後率兵犯闕 上
遣中官侯太賜書高煦煦陳兵見太傲倨不拜勑南面
坐跪太大言曰太宗信讒削我護衛徙我樂安仁宗徒

親征高煦

夏楊此舉鑒建文之失也當時事起倉卒人心洶洶高煦素號驍悍善戰諸將所憚若宣廟稍涉猶豫

以金帛餌我、今又輒云、祖宗舊制、殊令我鬱鬱、豈能久居此、汝試觀我士馬、豈不橫行天下、汝報上、急縛奸臣來、徐議吾所欲、太懼唯唯歸、 上問高煦何言、太對無所見、已而錦衣官從太往者、具陳所見、 上嘆曰、高煦果反、議遣陽武侯將兵討高煦、輔臣楊榮力言不可曰、皇上獨不見李景隆事乎、夏原吉力贊榮言爲是、上默然、立召張輔諭親征、輔對曰、高煦素怯、今所擁非有謀能戰者、願假臣兵二萬、縛獻闕下、 上曰、卿誠足擒賊、顧朕新即位、小人或懷二心、行決矣、於是命鄭襄二王監國、明日即躬率諸軍啓行、以陽武侯侯薛祿爲前鋒、駕

即親征天下事未可知也行決矣有風馳電擊之意

過楊村馬上顧問從臣曰試度高煦計安出或對曰樂安城小彼必先取濟南爲巢窟或對曰彼曩不肯離南京今必引兵南去　上曰不然濟南雖近未易攻聞大軍至亦不暇攻護軍家在樂安不肯弃此走南京高煦

料敵如見

外多誇詐內實怯懦臨事狐疑展轉不能斷今敢反輕朕少年新立衆心未附又謂朕不能親征即遣將來得

宣廟深知人情故能從之謀一論即決

以甘言厚利誘餌幸成事今聞朕行已膽落敢出戰乎至即擒矣高煦初聞陽武侯等將兵攘臂喜曰此易與耳聞輿駕親征猝至始懼　上仍以書諭之英暢神武

收投失國本之日爲

詞旨明壯我師氣盛龍旗鉦鼓千里不絕庚辰前鋒至

淮甯受誅始于伍設王果能格獻倡謀帝且與王餘黠矣

欒安、約明日出戰、　上令大軍熟食兼行、文大臣請愼重、武大臣曰、林莽間、或設伏、百里趨利不可、　上曰、兵貴神速、我抵城下、營彼阱中、虎爪牙安施、大軍至烏合之衆方洶洶、何暇施伏、遂行、夜分至陽信、時慶雲陽信吏人皆入樂安城、無一人來朝者、辛巳、駐蹕樂安城北、

迅雷不及掩耳遂使群雄瓦解大憝未清

城中黑氣黯黮、我兵壁其四門、賊乘城舉砲、我軍發神機銃箭、聲震如雷、城中股栗、諸將請即攻城、　上不許、勑諭高煦、再遣勑、皆不答、圍中人多欲執獻高煦者、高煦密遣人詣行帷、願假今夕訣妻子、明旦出歸罪、　上許之、是夜高煦盡焚兵器及交通逆謀書、壬午、移蹕樂

自出師至敵不踰時不血刃可謂神武不殺

安城南高煦將出王斌等力止曰寧一戰無爲人擒高煦紿斌等復入宮遂潛從間道出見　上群臣請正典刑　上不允以劾章示高煦高煦頓首言臣罪萬萬死唯陛下命　上令高煦爲書召諸子同歸京師赦城中罪止同謀脅從者不赦遂執王斌等下行錦衣獄班師還命中官項緊高煦父子赴北京錦衣衛王斌等伏誅誅者六百四十餘人戍邊者一千五百編邊民者七百二十七庶人至京鎖縶大內逍遙城忽一日　上欲往觀左右力止不聽及至熟視久之庶人出不意伸一足勾　上仆地左右卽扶起　上大怒亟命力士舁銅

高煦素號勇悍在繫猶尚不忘

惜不知其平日傳教何如

缸覆庶人缸重三百斤庶人有力頂負缸起積炭缸上如山燃炭逾時火熾銅鎔庶人燬

時楊榮首勸 上親征 上有難色顧夏原吉原吉復贊之曰臣昨見命將而其色變退語臣等而泣在廷如此則其臨事可知且兵貴神速宜捲甲韜戈以往一鼓而平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於是 上意決自八月初十日出師九月初六日還京兵不刃血不踰旬而罪人得皆榮與原吉之力也

高煦既擒車駕至單橋尚書陳山迎謁言于 上宜乘勝移師向彰德襲執趙王則朝廷永安矣 上召楊榮及蹇義夏原吉諭之三人皆請從山言榮謂宜先遣勅趙王詰其與高煦連謀之罪而六師掩至可擒也 上領之命榮傳旨令楊士奇草勅士奇不可曰事須係實

中正不阿所全最大

天地鬼神豈可欺乎且勑旨以何為辭榮辭屈曰汝四國之大事乎令錦衣衛責所係漢府人狀云與趙連謀造事之因何患無辭士奇曰錦衣衛責狀辭則有矣然非其實因復請榮及義原吉曰　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親叔二人一人有罪者不可恕其無罪者當厚待之有疑則嚴防之亦必無虞庶幾仰慰　皇祖在天之靈矣時惟楊溥與士奇意合溥曰吾二人請見上明其大義兵必不可移附者不納不得入義乃以士奇意白上上意不懌然亦不復言移兵遂還京自是道中有顧問惟召榮及義原吉不復召士奇及溥　上至京始恩士

此舉是文貞義厚所務聖慮所謂益國家

元氣良多

补定人品自明

奇言不復及彰德事然言者猶喋喋請盡削趙護衛且請召趙王歸之京師　上皆不聽乃召士奇諭曰言者論趙王益多如何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是親當思保全毋惑羣言　上曰吾亦思之　皇考于趙王最友愛且吾今惟一叔奈何不愛然當思所以保之之道乃封群臣言章遣駙馬袁容都御史劉觀齎以示之使自處士奇曰更得璽書親諭之尤善　上從之容等至趙王大喜曰吾生矣即獻護衛且上表謝恩而言者始息○

交趾總兵官成山侯王通節師討黎利不利兵部尚書陳洽死之先是　仁宗遣中官山壽齎勅赦黎利之罪

時淮父九十猶無恙封爵與子問官時榮之

命爲清化府知府利不從聚衆寇掠勢益熾通率諸衛官軍往討洽以爲宜駐師石室縣之沙河以覘賊勢通欲渡河而陣洽反復諭以利害且陳方暑通弗聽翌日五鼓麾兵以渡洽不能止次寧橋與賊遇自辰至未力戰互有勝負洽奮馬突入賊陣欲擒其首惡身被創甚通懼師衂洽遂遇害事聞贈少保賜諡節愍官其子樞爲給事中○少保大學士黃淮有疾上疏乞骸骨不許令歸田養疾疾愈仍來供職○以李時勉爲行在翰林侍讀　上怒時勉言戇觸　仁考怒令于獄縛時勉來面鞫必殺時勉尋又令王指揮縛時勉即斬西市王指揮

出端西旁門時勉爲先令縛來者已縛入端東旁門門
中相左王指揮至獄知已縛入遽走還欲縛送西市時
勉已得　上面鞫　上憐時勉忠臣能直言立脫桎梏
復其官矣

得上面鞫見天日矣

按時勉言動舉止皆以聖賢爲師自處鄭重倘以元
宵玩遊燈夜市中男女雜遝簪履駢集會時勉左右
從旁上拾得金釵一股珠貝飾鈿備極巧麗蓋千戶
侯李姓妻所遺也勉以金錢易之欲俟其主來尋適戶
揭示門楣曰有遺釵者但以所存一股來驗即畀之
已而千戶妻使人來比釵儼然負即還謝以金固却
不受已而千戶自他所來妻告之故交嘆其賢適有
吏方血蝟一塊能續骨肉重創有起死之功千戶擬
之時勉曰吾守嚴一介豈敢濫取但此物能活死者
留以旒人亦一陰德也遂受而藏焉未幾　仁廟撲
以金瓜折脇骨聲琳琳且下錦衣獄眾皆謂勉必死
會往獄者即前遺釵之夫李千戶也見而痛之飭以

欲以旒人心地先好

當歸釵時然發慈報

若此特一念之慈不忍婦女以微物啓衅致釀禍耳竟獲此報天道也鬼何心哉

血竭尚存焉。急使家人取至。搽以數劑。其痛立止。不旬日痊愈。

交趾叛。侵圍鎮城。藩鎮以平州知州何忠有膽略。使懷奏潛請王師。忠夜步走出城二百餘里。被賊伏兵所執。諸賊酋喜曰。何知州聞名久矣。共舉酒酌忠曰。能從我。同享富貴之樂。忠大怒。唾地罵曰。賊狗奴。吾天朝臣。豈食汝犬彘之食。擧杯擲中虜面。流血盈顏。遂遇害。

忠荆州人。永樂中進士。授御史。以言事出為知州事。聞。上樹旌其門。賜謚曰忠節。臨難從容。賦詩曰。萬里孤城久困時。腹中懷奏請王師。紅塵失路風霜苦。白日懸心天地知。炎向南方終有日。生還北闕定無期。英魂不逐西風散。願助天朝殄滅夷。

始遣御史分行天下郡縣清理軍伍。時天下軍政既久

而弊軍之姦黠者往往匿其籍或誣援良民充伍所司利姦人之賄輒從之民受枉比比遠邇一轍 上知其弊遂令御史四出清理令無枉民縱姦○以太和佃戶陳祚爲監察御史

祚蘇州人由庶吉士爲叅議以言事責武當

以張本爲兵部尚書○以安遠侯柳升保定伯梁銘都督崔聚由廣西黔國公沐晟興安伯徐亨新寧伯譚忠由雲南分兵兩道討交趾兵部尚書李慶叅贊軍務工部尚書黃福仍掌交趾布按二司事王通等守城練兵俟升等至進兵

黎利既敗陳洽勢益猖獗遂圍交州成山侯王通奏
請益兵詔命柳升等率七萬人以往且勅慶擧大卿
之嚴有才畧者以自助慶奏郎中
史安主事陳鏞等十餘人偕行
高汝栻曰成祖命將討平交趾求陳氏後無人乃郡
縣其地設交趾布政司致黎利作亂我不能守遂以
畀之傳至黎譓國復亂譓居海上而死國人推其弟
黎懬攝國莫氏父子遂篡之國人乃立譓子黎寧都
清華牧元光照莫氏攻之寧走不知所在而其臣黎
景瑁又立譓次子黎憲改元元和蓋與莫氏分其國
矣寧之立也遣臣鄭濰僚奉表入貢以莫氏之難見
告而憲等求不得之畏以國讓而莫氏之帝自若
丁未宣德二年正月以上元節勅賜百官假十日俾各
燕飲爲樂以彰太平之休自是歲以爲常
高汝栻曰元宵節假郎唐人賜餔之遺意也唐制百
官于春月旬休選勝以樂自宰相以至員外郎凡十
二筵各賜錢五千緡玄宗或御花萼樓邀其歸騎留
飲盡懽此雖非三代之法亦太平之象君臣相悅之

風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人臣奉官修職夙夜在公而以一日之逸償十日之勞聖人不費焉國初遇元宵令節百官休沐十日飲食快樂正是此意近年以來上以文法求吏下以刻核取名今日禁晏會明日禁遊樂使闕廷之下肅然愁苦無雍容之象而官之怠于其職固自若也辟之天道有煦濡和懋之氣遊于兩間而後萬物發生百昌皆遂必使慄慄追儳無樂生之心此近于秋冬斂藏之氣矣豈所以調六氣之和養烝民之福哉

上御文華殿召輔臣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胡濙諭之曰古者君臣莫不同心同德以成天下之務君有失則爲臣者匡正之臣有過則爲君者訓戒之庶幾更相警飭兩無猜嫌信所謂明良相逢千載一遇者也卿等昔祇事我　皇祖　皇考二十餘年竭誠效忠始終一

致及今事朕左右知無不言言無不當深用嘉悅茲待賜卿等鏤金銀刻圖書尚體朕至意永永無斁賜義圖書曰忠厚寬弘賜原吉曰含弘貞靖賜士奇曰忠方貞靖賜榮曰方直剛正賜溥曰清和恭靖云○上遣柳升等討交趾正月　上坐文華殿召問士奇榮交趾初去未對曰行矣　上曰朕昔聞　皇考言　太祖初定天下安南先納款巳而黎氏篡奪天討不可赦是時求立陳氏後不得故郡縣之倘若陳氏有後不致勞敝方隅朕對曰此誠帝王盛舉　皇考嘆曰勿泄朕心未嘗忘今思陳氏果有後選立一人使供藩職三年一貢如洪

覓嫁濟陷枉死矣天監借之以愧世之覆眉者

武制。用寧其民。我亦得省兵戍。論者將謂朕委弃 祖
宗之業。然繼絕興滅。實 皇考之志。士奇等頓首稱善。
上曰。卿二人識朕意。勿言。賜酒饌而退。○廢晉王濟
熿為庶人。安置鳳陽。
晉恭王棡卒。世子濟熺嗣王。濟熺子美圭封晉世子。
濟熺之弟濟熿很戾失愛。惑其父。幷譖濟熺。不為解。
因嗾慶成諸王。日訴濟熺之過於朝。又賂府中官校
誣濟熺罪。竟奪濟熺王爵。廢美圭為庶人。濟熿遂得
嗣王。又誣承奉左微佐濟熺為逆。逮治京師。濟熿益
驕横。百方幽苦濟熺父子。恭王有老媼。不能平。走訴
文皇。立召左微于獄中。令馳驛召濟熺父子。時濟熺
因空室。已十年。而府中亦言左微已死矣。微至。一府
大驚。命微往空室。解濟熺縲絏。相抱大慟。濟熿由是
怨望。出悖悟。濟熺父子見 文皇行在所。濟熺病憊
甚。 上見之惻然。遂封美圭為平陽王。俾奉父居平
陽。恭王故有田在遼伯灘、灤平。 文皇以與美圭

濟熿奪之美圭以聞仁宗再三諭遣濟熿不從仁宗書諭濟熿曰美圭父子困頓多年詩曰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毎用吟咏感念無已朕惟賢弟同君此心又書諭美圭曰朕已諭晉王讓汝田兄弟叔侄本同一氣姪事叔益恭久當憐汝濟熿得書益憤致妖巫府中造咒詛事仁宗崩又不敢哀宣宗即位憐濟熿父子時時問勞濟熿兄祖事益驕自度罪不可解遣人結高煦謀不軌日夜造兵器寧化王濟煥告變 上椅高煦又待濟熿與交通書其所遣詣高煦人走京師首服內使劉信奏濟熿擅取屯糧十萬石給護軍欲應高煦寧化王又言濟熿毒弑其母濟熿始與 上召濟熿至示以諸所發奸逆狀濟熿伏地頓首上書諭諸王去歲高煦反罪人既得奸黨人皆言趙晉二王與謀予未信今晉府八屢上告變徐察之有驗不誣趙王自知事不可掩已辭護衛濟熿得罪宗社不敢以親私廢大義遂遣樞削免爲庶人屏之鳳陽

會試天下舉人取趙鼎等一百人〇三月廷試賜馬瑜杜寧謝璉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〇賜虞復見楊榮獻

缺○命都督僉事山雲佩征蠻將軍印，鎮守廣西。朝廷以廣西獞猺叛服不常，數為邊患，命雲充總兵官往鎮之○進大學士張瑛禮部尚書兼大學士，仍舊。

雲姿貌魁梧，善騎射，曉兵略。永樂中為指揮使，從征進北，功為諸將先，歷是職。按水東日記，廣西守將韓都督觀，英武有謀，頗尚誅殺，山裏殺戮之深處。有將略，用兵如神，其廉正武臣莫並。其馭土官一以威嚴，刻期征討，無敢違者。

七月　上御奉天門，諭兵部尚書張本曰：近來民有訴妄解充軍者，此乃有司之過。彼意蓋謂朝廷所重在軍，不知民乃國家根本。夫朝廷之于軍民，正如舟車任載，不可偏有輕重。今後卿等須令有司審實，軍則為軍，民

矜色見于外驕心存于中矣故曰兵驕者敗況不好謀乎知兵之論

恐稽年不可拔

則爲民毋致妥冒濫者必罪不恕○十月安遠侯柳升敗死于交趾先是升兵入交趾賊于官軍所經之處悉列柵以守升既連破之直抵鎮夷關升有矜色升雖勇然不好謀史安陳鏞言于李慶曰總戎之志驕矣公宜力言之且夷狄譎詐不可以屢敗忽之安知其不示弱以擾我況勑書數數戒說謂賊專以設伏取勝不宜輕率待之公宜速入言之時慶已病強起與升力言升唯唯而已中實無戒懼意明日前進以數百騎爲先之副將崔聚及慶等皆在後升前度橋既渡橋遽壞後軍阻不得進賊伏兵四起升被創死明日慶病卒又明日崔

所贈歸官將吏見食少口言

聚被圍聚因宿將倉卒賊躁衆歸衆亂聚遂被執賊呼官軍降即不殺安鏘皆曰吾輩見危授命耳俱死之○工部尚書黃福歸自交趾先是馬騏既激變交趾陳洽繼福掌布按二司印累奏乞還福舊任交人思福之深上從之命福與柳升偕行我師既失利福爲賊所得皆下馬羅拜曰我父母也公向不北歸我曹不至此言也皆泣福斥之諭以順逆之理賊終不忍加害其酋長餽以鎮糧乘以肩輿贈以白金送之出境至龍州福悉以所贈歸之官○成山侯王通弃交趾師師還柳升等既敗死通大懼乃集將士議以城不可守戰不可勝不若

交阯之難死者千計惟何忠劉子輔亦張見餘俱湮滅無聞

全師北歸衆皆從之乃與黎利約和且爲利請立陳氏後于朝遂弃交州城引師還通至京宥死革爵○黎利寇陷諒江府知府劉子輔死之寇勢熾甚他郡縣多已陷子輔與守將偕民兵效死守數月寇增衆攻城食且盡而民心益固既而又踰月寇攻益力遂破城城中兵民皆盡力闘以死無一人降者子輔知事不支曰吾奉命守郡郡亡與亡義不可汙賊手一子一妾皆先死子輔嘆曰不如此不筭得我廬陵劉家人亦自經死

子輔江西廬陵人初爲廣東按察使坐事左遷諒江撫民如子民甚愛之事聞贈子輔參政賜祭其家○時黎賊以八萬餘攻昌江城指揮李任顧福等竭力與闘不支皆自刎於中官馮智大哭北向再拜訖不

英國既有武論當時何不更遣英國臨之

弃守交趾以體宣宗初心當則本色士奇學術頗甚云然若論正理勞民甚生靈

從賊與指揮劉順郤彬劉子輔皆縱火城中軍校及男女同時死者無數賊縱火焚民居劫掠一空

黎利遣人進安南陳王三世孫暠表乞立為陳氏後

上覽之密示英國公張輔輔對曰此不可從將士勞苦數年然後得之此必出黎氏之譎當益發兵誅此賊耳輔退乃召蹇義夏原吉問之二人對曰舉以與之無名徒示弱于天下二人退復召楊士奇楊榮諭以三人所對曰今日吾與爾兩人決之榮對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發兵之說必不可從不若因其請而與之可轉禍為福 上顧問士奇云何對曰榮言當從求立陳氏後者 太宗皇帝之初心求

幾百戰盡一旦棄之甚可惜也一寸山河一寸金豈人干止不能無憾

興不日止戈爲武乎

稅征安南

之不得而乃郡縣其地數十年來兵民困于交阯之役極矣此皆　祖宗之赤子行　祖宗之初心以保　祖宗之赤子此正　陛下之盛德何謂無名且漢弃珠厓前史爲榮何謂示弱臣侍　仁宗久聖心數數追憾此事臣願　陛下今日明決　上曰汝兩人言正合吾意皇考言吾亦聞之屢矣明日朝罷出爲表示諭文武羣臣曰論者不達止戈之意必謂之不武但得民安朕何恤人言遂遣工部侍郎羅汝敬等齎詔冊封陳暠爲安南國王罷征南兵○十一月　皇長子生赦天下孫貴妃所生也十二月　皇后胡氏上表讓位賜號靜慈仙

帝以南京爲根本重地東陽存稔而往外史所載恐不可信

師退居別宮冊立孫貴妃爲皇后先是　皇子既生胡氏稱疾請朙貴妃遂正位中宮既而　張太后憐胡后賢仍命入居清寧宮進膳如常儀每燕會必命居孫后之右

成化中禮部尚書姚夔會題陵廟事言　宣宗晚年欲追復胡后徽號悔恨莫及自笑曰此朕少年事與宋仁宗廢郭后事亦追悔事頗同後天順中　英廟承先志卒復胡后位號

以黃福爲戶部尚書尋改南京戶部

天順日錄宣德初思用舊人召蹇義等數人優待之皆以進承順之不暇惟黃福持正不阿命觀戲曰臣性不好戲命圍棋曰臣不會着棋問何以不會曰臣幼時父師嚴只敎讀書不學無益之事所以不會上意不樂居數日勅黃福年老不煩以政轉在南京戶部優閒之實疏之也

品節凜然

言簡更雋得有味

以薛瑄爲監察御史

瑄山西河津人幼穎悟年十二作詩賦監試者之稱長從魏范二先生講明程張朱書歎日此道學正脉也遂焚其所作詩賦專心于是至忘寢食舉鄉試第一登進士授御史內閣楊士奇等令人邀瑄欲識一面瑄日某忝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一日三楊于班行中尋識之問薛公見且不可得況得而屈乎稱歎不已

上御文華殿儒臣進講孟子　上日伯夷太公皆處海濱而歸文王及武王伐紂太公佐之伯夷扣馬而諫所見何以不同對日太公以救民爲心伯夷以君臣之義爲心上日太公之心在當時伯夷之心在萬世○逮鎮遠侯顧興祖下獄

以賊從監留關擁兵南寧不赴救援故也

○御製帝訓及

賜遊西苑史稱曰此等事正見明良交太平之雅從容游不替以詠揚其盛何也

君與古人游豫之樂

官旗書成〇下司禮監太監侯太于獄、山東官吏軍民奏高煦反 上命齋青諭之且察所爲太還力言無反狀後來命遷駙馬于直隸擅作威福杖經歷致死、上因記憶前事命都御史劉觀下之獄、

戊申宣德三年二月冊 皇長子御名祁鎮爲皇太子、〇封孫忠爲會昌伯 皇后之父 〇三月命英國公張輔、尚書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等及翰林諸臣凡十八人從遊西苑萬歲山詔許乘馬中官導引登山周覽復賜登御舟泛太液池。 上諭諸臣曰今天下無事雖不流于安逸而致務之暇命卿等至此以開豁心目庶幾古人

畢竟其大者施行盛德之事

遊豫之樂也復網魚射鳥賜宴盡歡而罷尋復召諸臣賜遊東苑○工部尚書李新自河南還言山西民飢流徙至南陽諸郡不下十萬餘口有司軍衛各遣人捕逐民死亡者多 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民飢流移豈其得已仁人君子所宜軫念昔富弼知青州飲食居處醫藥皆為區畫山林湖泊之利聽民取之不禁所活者五十餘萬人今乃驅逐使之失所不仁甚矣其即遣官往各布政司及府縣官加意撫綏發倉廩給之隨所至居住有捕治者罪之○十月擢通政使顧佐為右都御史左都御史劉觀有罪下獄謫居遼東先是 上召楊

士奇、楊榮至文華殿諭之曰京師端本澄源之地年來貪濁之風滋甚何也士奇對曰貪風永樂之末已作但至今日甚耳　上問永樂何如對曰十五六年以後太宗有疾多不出扈從之官放肆無顧藉請托賄賂公行無忌此事已徹九重但未舉發耳榮曰是時贓貪方賓最甚　上問今日之貪誰最甚者榮對曰莫甚劉觀士奇曰風憲所以警肅百僚憲長如此則不肖御史效之不肖御史差出四方則不肖有司皆效之　上撫掌歎曰除惡務本因問廷臣中有誰可使掌憲者士奇對曰通政使顧佐廉公有威曾任御史及按察司皆有風

采榮曰亦嘗爲京尹能防禁下吏政清弊革上喜曰顧佐乃能如此數日有旨令劉觀巡閱河道又數月陞佐右都御史勑令考黜不肖洗滌積弊佐奏黜其爲不肖者二十餘人罪甚者發遼東充軍於是御史連章劾奏觀贓貪狼藉并奏其子輻脅制諸道賄私滅公皆明著實跡遂逮觀父子下獄議罪當死特宥之發輻戍遼東而令觀隨往

宣德初凡臣僚燕樂以奢相尚歌妓滿前紀綱爲之不振自顧佐爲都御史奏黜貪淫糾正百僚禁用歌妓朝綱始振天下想望其丰采當時惟佐正色立朝九卿咸敬憚之

廣東海陽縣進二白鵲禮部率羣臣上表稱賀

此節剔過
不但惜驛
亦且惜民

兵部尚書孫本言驛馬之設本以飛報軍机今在外凡有符驗官司及鎮守官每以常事泛濫給驛皆宜禁止又凡遣人賫送勅書例與雙馬及回仍前關給此皆虛費請給一驢從之

擢福建按察使邵玘爲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時南京諸司縱弛御史尤多貪婪效尤成風賍穢狼藉至是玘奉勅考察奏黜不肖御史二十餘人紀綱大振與北院顧佐齊名憲臺爲之一清○冬 上以尚書蹇義夏原吉大學士楊士奇楊榮四人皆年高欲優逸之賜勅旌勞命輟部院職務朝夕侍左右備顧問謀議○郎官

出酒誥以示百官

御史以酗酒相繼敗者　上出酒誥以示百官

此與尚書酒誥相表裏內外臣工所當寅守而服膺也

下工部尚書吳中于獄中私官木磚瓦遺太監楊慶作私第甚宏壯　上登皇城樓遙望見之問左右得其實下中獄○寧王權遣人進扇且奏求鐵笛　上命工製鐵笛與之謂左右曰古人謂笛者滌也所以滌邪穢納之於正寧王之意其在此乎鐵笛雖無留新製與之○寧王復請南昌府附近灌城土田付衆子耕種自給

上諭戶部曰王者衣租食稅今有歲祿足矣一鄉之田民所衣食不當奪以自養宜遣人往勘待報處置

五月贈祭交趾死節諸臣

高汝栻曰女無論賤不遇凡受廩者有夫婦之業焉臣無論任不任凡策名者有君臣之義焉業已許之其可得而易乎是以葵藿傾陽梧桐待老此天地恒性義古事人之則也從來遠矣吾悲夫二心者自管爽吾魏元戚壞之是以臨事不自裁者何其紛紛若蹇文將以人自比于管夷吾魏元成而臣紀墜地焉夫管夷吾學其子而失步也猶可說曰桓兄也魏元成學管夷吾而臨艱也猶可托曰太宗功也廻學元成而隄防不止如降夷降虜者將何說之辭貪一息之生成萬世之綱雖生亦死何顏以立人世取光正有言君臣天地之綱節義生人之執守死則為仁人義士否則為亂臣賊子而已重臣親臣近臣死義遠臣死職比干剖心申蒯斷脊弘演納肝豫讓吞炭以至張許之死睢陽文謝之死燕市皆以完大綱持正執也安南死節諸臣庶幾無愧此矣○三代而下開創之臣多用前朝士如王魏房杜皆易君而仕者譬之以女適人四公適再醮之婦孔明可謂以理而嫁貲石而蔡者也若修未嫁而能守志終身者矣其餘

此進賢如不能已之意也畢竟得體

仗節死義若建文諸臣皆烈婦人焉豈可必乎哉

八月皇子祁鈺生○顧佐奏監察御史多缺訪求進士鄧棨等十四人監生程富等十一人聽選教官方端等二十人志操端謹堪任御史 上曰風憲固當用端謹者亦須有才猷方稱未可遽授此職俱令于各道歷政三月爾察其言考其賢否第爲等朕將選擇任之○

上以秋高馬肥恐胡虜擾邊欲親自歷諸關督勅兵備遂御奉天門召公侯伯五軍都督府諭之曰胡虜每歲秋高馬肥必擾邊比來邊備不審何似東北諸關隘皆在畿內今務農將畢朕將親歷諸關督飭兵備卿等整

此行朕已已土木之役不聞

齊士馬以俟命丁未車駕發京師渡潞河駐蹕虹橋召諸將諭曰朕深居九重豈不自樂但朝夕思念保民故爲此行今日渡河道路所經皆水潦之後秋田無獲朕念民艱惻焉于心爾將士敢有一毫侵擾民者必殺不赦遂命錦衣衛遣官巡察九月庚戌朔車駕入薊州境內上覽郊原平遠山川明秀田疇刈獲之後廣有遺秉滯穗上甚喜歡曰使四處皆若此朕何憂焉駐蹕薊州西之五里文武官吏耆老朝見上進其州官諭之曰此漢漁陽郡也昔張堪爲政民有樂不可支之歌流聞至今古今人材性不相遠爾曹勉之又進其耆老

宣廟爲太
孫時實錄

諭曰今歲斯郡獨豐稔無他虞耆訓厲子孫務農義廉耻之行毋安于溫飽而自弃也衆叩首而退辛亥車駕至石門驛喜峯口守將遣人馳奏兀良哈之寇萬衆侵邊已入大寧經會州將及寬河　上覽奏曰是天遣此寇投死耳遂駐驛石門之東召石門諸將諸將咸請擊之亦有請益徵兵者上曰虜無能爲但謂吾邊無備故敢來若知朕在此當驚駭走矣今惟擒之勿縱也然此出喜峯口路隘且險單騎可行若俟諸將並進恐稽事機朕以鐵騎三千先進出其不意擒之必矣戊言三千未必足用　上曰兵在精與和不在多三千精兵足

徽講武態征林北所以智如用兵英武將于成祖

以千騎勝驕虜非知兵習戰斷不以爲危也

武功之盛莫如成祖二兩矣征虜敵不畏服

辯論賊諸軍可後進遂決策親征乙卯車駕出喜峯口夜軍士皆銜枚斂甲韜戈馳四十里昧爽至寬河距虜營二十里虜望我軍以爲戍邊之兵即悉衆來戰 上命分鐵騎爲兩翼夾擊之 上親射其前鋒三人殪之兩翼飛矢如雨虜不能勝繼而神機銃畢發虜人馬殪者大半餘悉潰走 上以數百騎繞出陣後虜望見黃龍旗知 上親在也悉下馬羅拜請降皆生縛之丙辰斬其酋渠駐蹕寬河分命諸將搜山谷擒虜穴忠勇王金忠及其甥都督把台奏請自效 上從之有容言于上曰虜其類也往則不復矣 上曰去留亦任所欲耳

宣廟英武亞于成祖故平乃叛其外剪竹躬親戎伍如摧枯拉朽耳登此將士因初未遂衆亂宗百朕之餘威將士習于戎陣戰勝攻取詎非偶然

朕爲天下。顧爾少此二人耶。果如其志欲去。雖朝夕置于左右亦終去。寧能久縶之耶曰如不欲沮其行。則遣一人足矣。 上曰朕以誠心待之。遣即俱遣。留一人。乃使之蓄疑矣。朕待此二人甚厚。犬馬識豢養之恩。況人乎。彼當有以見報。遂遣之。戊午駐蹕會州。以重陽節賜扈從文武官宴。并饗將士。上既斬獲虜寇。仍遣將士捕其潰散之黨。至是有俘獲還者。上喜。大饗。又親製詩歌慰勞之。〇總兵官寧廣奏和寧王阿魯台遣使來朝貢馬。已至宣府。命中官王貴馳往宣府勞之。忠勇王金忠獲虜寇數十人。馬百餘。牛羊數百至。 上喜。命中官賜

之內廚酒饌而飲以金爵併爵賜之都督把台獲虜生口及馬牛羊纔至賜亦如之　上初命諸將索虜巢穴約畢至則班師至是召文武大臣諭曰諸將至者今已六七孟冬廟享之期不遠應早旋師羣臣有言諸將未至者宜少俟之廟享之期如迫請勑一親王代行禮

上曰事　祖宗與待將士孰重孔子言吾不與祭如不祭有如諸將更五日未至亦可俟邪今朕留將士二萬于此以俟未至者必以明日班師遂命都督任禮太監楊慶等率官軍二萬留俟諸將畢至則歸甲子詔班師

商汝栻曰帝皇之世上無欲而事簡也三王則民勤而不失其所事雖煩而政仁也春秋戰國皆勞而不遺

其生。王政衰而兵戢㢡矣。漢唐宋民無不憊武帝南宋近于戰國。宣密邇邊。出不得已。觀其請諭罷兵四東而可知也。豈不得已而用兵。則民之集生也多。斯聖人仁天下之政也。

十一月城獨石遂棄開平

宣府即漢上谷也。國初開平王克元上都。設新開平置八驛。東四驛曰涼亭、沈河、賽峰、黃崖。接大寧古北口。西四驛曰桓州、威虜、明安、隰寧。接獨石。文皇四出塞。皆從開平興和萬全。開嘗曰。滅此殘虜。惟守開平、興和、大寧、遼東、甘肅、寧夏。邊圉永無虞矣。已乃棄大寧與虜。而興和亦廢。開平失援。至是徙衛獨石。蹙國蓋三百里云。

高汝栻曰。漢開河西五郡。號曰斷匈奴右臂。國家河西五路。如漢時京東。又有朵顏三衛。則虜左右臂俱斷矣。此以形勢制禦也。自俺答之據也。西併海西諸虜。又西破洮岷諸番。而虜全右臂矣。自此山後諸賊又東結朵顏。則又全左臂矣。故虜益盛。邊鄙日益多事。其勢使然。寧特一開平之棄而已哉。

學封

嵩庚巳三見矣

尚書入座實爲閣宦民而亦佐部中是大

楊士奇退朝閉門謝客楊榮頗通請謁　上召榮責之曰卿何不恤外議榮頓首曰臣日侍形庭與天顏相接他人欲見而無隙若不啓門以納天下之士兵民休戚孰得而知　上悅○加大學士楊榮少傅先是　上率鐵騎出喜峯口擊虜文臣獨榮扈從旣凱還加是職○加忠勇王金忠太保以討兀良哈奮前斬馘功最也

己酉宣德四年正月騶虞見于南京畿內之來安縣守臣得之以獻○二月寧夏總兵寧陽侯陳懋進玄兔白兔各一　上賜以龍衣玉帶璽書奬諭○工部尚書吳忠言昨山西圓果寺奏本寺是古蹟道場爲國祝聖之所

臣有同愚夫愚婦也

不爲佐解更以實對大臣吉道之體宜爾

陳進以條海而析解無資固非體臣之道

舊塔損壞乞役民爲之 上曰卿欲藉此求福乎朕以安民爲福 其止之勿勞吾民

爲汝植曰昔元太后弘吉剌氏造五臺山寺別寺之役大集民夫冒險入谷伐木運石死者萬人益宝珠林僧爲勝賞所工費之險傷殘民命乃如此是以有漏之綵獎無辜之衆也如來大悲其謂此何

○顧佐自爲都御史憲度嚴明宿弊清革下至吏卒悚勵凜然吏有遭笞者摘摭佐之過謂受皁隸賂放歸悉具姓名訴通政司以聞 上密以示楊士奇曰爾不聞佐廉乎對曰所訴之事誠有非誣蓋今朝臣月俸止給米一石薪炭馬芻咸資于皁不得不遣半歸使備所用皁亦樂得歸耕實官皁兩便此京師大小臣僚皆然臣

歸皁而使給薪亦非正大之體後來遂有柴薪皁隸之設徵銀代役名正言順畫一可行

亦然自　永樂以來如此仁宗皇帝固知之所以增朝臣之俸　上歎曰朝臣之艱如此因怒訴者曰朝廷用一好人輒爲小人所排欲下法司治之士奇曰此末事不足上干　聖怒但付佐自治恩與法並行矣士奇退　上召佐以吏訴狀授之諭之曰放皁歸耕使給薪芻京官皆然不足爲過小人不樂檢束誣陷正人汝自治之佐叩頭退召吏示之狀吏恐甚佐曰　上命我治汝我姑容汝但改行爲善竟不治之　上聞之喜曰佐得大體矣久之復有囚告佐累累枉人重罪不聽訴理者（至明至斷）　上怒召楊榮楊士奇曰此必有重囚教之使小人排

陷正人不可不究治遂命法司鞫之實千戶臧清殺一家無罪三人當死代寫狀教之誣告　上曰不誅之佐何以行事立命磔清于市○詔大學士張瑛南京禮部尚書陳山專教內豎上御左順門遙望見陳山因問楊士奇曰汝試言山何如人對曰君父有問不敢不盡誠以對山雖侍從　陛下久然寡學多欲而昧于大體非君子也　上曰然前趙王事幾為所誤朕已甚薄之近聞渠于諸司日有干求不厭內閣政本之地豈可令斯人溷也數日併瑛俱罷內閣之任○上幸文淵閣謂輔臣楊士奇等曰朕聞有道之君願治之主崇禮儒臣講

此奏極當
褒之

求治道卿等職專秘閣朕躬至此異有所聞稍暇嘗復至卿等必有所陳論也遂製詩一章以賜諸輔臣○上巡邊校獵閱武尋還京○十一月內閣學士楊溥以母喪去位○太僕寺奏請遣官閱孳生馬 上諭之曰馬畜于民間必寬民力而後可責其成效國家立法固有定規其孳生不及數月亦屢下令免償未嘗以馬傷人益農民終歲勤動以贍衣食又有償馬之費甚可憫也爾等但率舊典以示勸懲民有貧難者宜寬恤之

按牧馬之政漢唐皆牧之于監苑至宋與我 朝始牧之于民宋保馬昉于王安石我 朝令民養馬始于太僕卿楊砥奏行其為法徒滋害民而無益于國家實用

上幸文淵閣命增直宇設飲饌器用翌日大學士楊士
奇上表謝恩降勅賜詩褒答
是年幸閣者三閣在奉天門東廡深嚴邃密故事不
得舉火閣臣退食于外上命于廷中隙地豎庖始
得會食
室中
帝閱武于近郊
高汝栻曰強天下之兵當自京營始祖宗朝以武
功定鼎設立京營統以文武重臣環以列將裨將萃
以十二萬神策羽林兼事則賞罰旬有事或遇邊警
最大而難制者合出征討事平凱旋何等隆重
夷虜反側醜北潛消宣德而後稍稍凌夷根本單弱
九邊何所威望然欲強營兵則大閱不可不舉也昔
高皇帝有雞籠山之閱文皇帝有鳴臺戍之閱
章皇帝有兎兒山之閱睿皇帝有西苑之閱莊
皇帝有大教場之閱六訓具在皆可倣行蓋秉入必
虜亂之後大駕親臨推轂動色選將勤兵援望

怒內安請夏分制四處須于此籍矣近日吏部侍郎
雖歸義亦請舉行未蒙　者允想事若有待耳

○兒四川茶戶徭役○給事中賈諒等劾戶部郎中蕭
不理職務惟日挾妓酣飲恣樂上命下之于獄上
謂夏原吉等曰飲酒人之常情朕未嘗禁但君子當以
廉恥相尚娼優賤人豈宜褻狎近聞此風盛行如劉觀
輩尤甚每赴人邀請輒以妓自隨故此輩倣效若流而
不返豈不大壞禮俗大臣者小臣之表也卿當以朕言
徧諭之

大明律犯姦內有官吏宿娼之條則是　太祖時已
有禁矣及觀佐掌院時奏如女止容供應公燕禁其
姦宿蓋恐末流人情易犯耳時三楊閣老會飲別館
月夜有妓侑觴因行令限以古詩二句月花月二字

奴應曰哥窯一樣齋齋凡總有梅花便不同矣今自
諭三學齋齋賞射飲大醉而歸早朝人文業 宣皇問
只時有之飲樂于翁皇莫知所對 上誦聽今之句
三公大笑謝 上笑頓中侍齋鈴十觴而賜曰用助
鐵頭之費三公頓首謝私念況飲幾違法禮適
上又有原吉之所諭因具奏禁止
書諭寧王先是寧王權謂 太祖高皇帝以祿米定品
級則 祖訓所載孫祿米耳親親次序無有品級子孫
皆一氣之分不與異姓相同至今四代乃定品級恐萬
世之下謂自今日始靖江王府將軍與諸王同班儀賓
亦服麒麟玉帶不論品級異姓相見還行君臣禮于是
上書言之語多悖戾 上覽奏謂侍臣曰朕自即位以
來恪遵成憲祿米定品級皆從舊制郡王子孫自興國

將軍以至奉國中尉遞有品級洪武二十九年欽定靖江王世子與郡王公侯文武官相見禮儀或答拜或坐受等事亦各隨品級等第別無行君臣禮之說因以書示文武大臣皆曰寧王此書執以爲名耳不然何以宣德元年八月之事至今始發　上命作書諭之使加謹毖若復不謹是將雖欲全親親之義不可得矣寧王懼不敢復言○　上諭給事中曰朝廷置給事中所以出納命令封駁章奏朝政缺失民情休戚皆得言之非他職比也朕嗣承大統期于庶政修和爾等尚思委任之重夙夜在公庶期朝無失政官無廢事不惟國家有賴

爾亦有聞于後矣

高汝栻曰戰國策衛人迎新婦婦語僕拊驂教送母滅杜徙臼以妨往來婦言皆至言來爲人笑者以其失之早也呂覽紀宋人有嫁子者告其子私藏以爲別嫁勞其子從焉若翁知之出之父不自非反善其計抱朴子病繆篇著世俗戲婦之法醜言慢對甚至楚撻支體鄙瀆不可言總之衛婦蹤語以招訕宋人陰計以貫盜而其心大有逕庭焉士君子委質入官如新婦然固宜慎之然化之衰也以括囊逃咎賍賄私家于衛則又重貨食之愚于宋則安覆轍之敗持身不正緘默取容使人得弄玩之如戲婦然惜哉

皇明通紀法傳錄卷十七終

原吉不徒德量弘裕、剖斷吁可俞否期于濟國有古大臣之風

皇明通紀法傳卷之十八

東莞　陳建　著輯　西湖　高汝栻　叅訂
雲間　吳楨　增刪　　高　必燁　丹焯　校

庚戌宣德五年正月兩朝實錄成、太宗皇帝實錄一百三十卷、寶訓一十五卷、仁宗皇帝實錄十卷寶訓六卷○少保戶部尚書夏原吉卒、贈太師謚忠靖、

原吉德量寬弘、皆有從録汙所服金織賜衣、惧欲逃者、曰汙可浣、何惧爲吏、吏聚所寶硯石匿不敢見原吉召吏諭之曰、物皆有壞、吾未嘗惜此、慰遣之、在部吏捧精微文書押之、因風爲墨所汙、吏惧、卽肉袒以俟原吉曰、汝何與焉、明日袖至。上前、自咎不謹、被汙上命易之、一時卿大夫雖量推原吉第一。嘗夜閱文書、撫按歎息、筆欲下而止者再、其夫人問之、原吉曰吾適所批者、歲終大辟奏也、吾筆一下死生決矣、是

以捺遲。而筆不忍下也。原吉與同列飲于他所。夜歸値雪。過禁門。有欲不下馬者。曰。雪大寒甚。原吉曰。君子不以冥冥墮行。其敬愼如此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侍讀學士李時勉、侍讀錢習禮爲考試官。取陳詔等一百人。○三月廷試。賜林震、龔錡、林文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清明節。上奉皇太后率皇后謁長陵、獻陵。駐天壽山。上奉皇太后。令張輔、蹇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六臣見行殿。皇太后曰。皇帝數言卿數人。賛輔多用心。今國家清寧。生民無事。固祖宗垂佑。亦卿等之力。輔等頓首對曰。皇上聰明睿智。敬天法祖。仁愛光民。以致康濟之功。此

皆皇太后聖德大訓、臣等實無寸補、皇太后曰、我有何德、上由祖宗積善垂慶、卿皆先朝舊人、自今更須協力一心、非但國家蒙福、祖宗神靈昭鑒在上、亦必敬佑卿等、俾卿等子孫安榮永世、命上賜六臣酒饌白金文綺、

○上奉皇太后、率皇后還京師、道中、 上適見耕者、以數騎往觀之。下馬從容詢其稼穡之事。因取所執耒耜。三推。耕者初不知爲上也。既而中官語之。乃驚羅拜。上顧侍臣曰、朕三舉耒。已不勝勞。況常事此乎。人恒言勞苦莫如農。信矣。命耕者隨至營。人賜鈔六十錠。已而道路所經農家。悉賜鈔如之。至京、 上御左順門、召蹇

義、楊士奇、楊榮等曰、朕昨謁陵還、道昌平東郊、見耕夫在田、召而詢之、知人事艱難、吏治得失、因錄其語成篇、今以示卿、卿亦當體念不忘也、○以春和頒寬恤之令、

先是　上欲南齋宮、召楊士奇諭曰、吾欲下一寬恤之令、今獨與爾商之、然吾未能悉知、汝當效勞助益、遂命內侍具楮筆、　上曰、免災傷稅糧、當是首事、聞民間虧欠畜馬驢騾、所司追償甚迫、民計無出、亦甚艱難、部官坐視而不言、對曰、

聖念及此、生民之幸、各部推督責下民以供公家、而不顧民心之離、故一切民瘼、蔽不以聞、今所當寬恤者殆

三楊立朝能以民隱上達宣宗亦復虛心以從所謂諫行言聽膏澤下于民者也此相業為鉅光

以此數條入之奏語中亦無分今古

非止此兩事　上曰汝所知者俱言之對曰百姓積年積欠薪芻及買辦採辦之物所司責償甚急皆當寬貸各處官田起科不一而租額皆重細民困乏蘇州尤甚郡縣以聞戶部固執不與除豁細民多有委棄逃徙者此當量與減除鄙符下郡縣採辦買辦諸物但一槩派徵更無分別出產與否非出產處百姓數十倍價買納臣請戒約該部今後凡物只派產有之處不許一槩徵派苦民年來刑獄冤濫者多感召旱澇誠由于此請戒飭法司敦用平恕務求情實今工匠之弊尤多四方無戶不問幾丁悉徵在京役于公者十不一二餘皆為所

不隸隙攻之亦不因友誼而大節之死見卅人之品

管之人私役不得營生以致嗟怨盈路臣請命官巡察寃治及分豁戶丁之半放囘　上歎曰朝廷任六卿但知苛責下民而不能淸察姦獘有忝厚祿矣爾所陳有益于朕有益于民此皆應行命郎草勅明旦須行○上於文華門御道屛左右獨諭士奇曰楊榮家畜馬甚富察之皆得之邊將榮交通邊將甚密豈可任於親密之地對曰榮與諸將交蓋因永樂中扈從北征太宗皇帝命掌兵馬之數以此於諸將稔熟今內閣諸臣邊將之強弱才否邊境之遠近險易四裔之順逆委曲惟榮一人知之臣等皆所不及且其在密地見制勅于密高下

皆稟上旨又有臣等同議而行豈榮所得獨專且臣與同官久亦嘗觀其廐馬三五疋有之多亦不能畜蓋芻菽未易辦　上曰爾未知其家馬多即鬻於市朕知之審矣渠數請復永樂以來調衛官軍朕詢之兵部言有非調衛洪武舊制無可復之理朕固已疑之對曰此事亦未明但其人可用姑容之　上意乃解然自是不專任之矣○命工部尚書黄福總理淮北河南山東屯田福請濟寧以北衛輝真定以南近河之地役軍民十萬人屯田積穀以省漕粟下行在戶兵二部議郭資張本言沿河屯田甚便鳳陽淮安以北及山東河南北直

隸近河二百里內、遍舟楫處、擇荒閒田、以五萬頃爲率、發附近軍民五萬人耕之、官給牛器、但山東近年飢旱流徙、初復、衛卒多有役、宜先遣官行視其田、以俟開墾、上從之、遣吏部郎中等官趙新、劉澤、榮華、張璞、與政等經理屯田、福總其事、既而有言軍民各有常業、若復分田役、益勞擾、事竟不行、

按當因黃福之言、而有慨於西北諸處積荒之地、不但可以屯田積儲、雖江南之秔稻、亦可植也、山東通濟沁泗沂諸水、河南緊汝蔡潁息諸渠、陝西會涇渭漆沮諸流、則西北之田、皆秔稻矣、奈何經畫疆理、既無西門豹鄭國之徒、而築舍道旁之言、又紛紛也、於是軍國之賦、盡仰給於東南矣、東南民力、烏得而不竭哉、

此積弊也
聖主洞知
之

寺官竊減外夷供給 上諭刑部侍郎施禮曰光祿之
之弊不止此自 祖宗以來飲食供給皆有定規今擅
自竊減應給之人卒不得凡得者卒非應給之人惟虛
立案牘以掩人耳目宜究治之因顧侍臣曰毋謂飲食細
過不干大体昔華元殺羊享士羊羹不與遂致喪師句
踐投醪于江與衆共飲人心感悅遂成霸業以此而論
所繫豈輕○重修玉牒 上覽之太息曰國家宗藩繁
盛皆祖宗積德所致今于朕雖有親疏然本原一人朕
何敢忘焉
六月初尚書張本奏甘肅寧夏大同宣府糧餉皆出民

力運輸所費浩大近數年來各處邊陲無警田禾豐稔
邊衛軍士一切用度多以穀粟易換請遣人與總兵鎮
守官會議彼處應用布帛等物戶部差人運去依價收
糴每處穀粟或十萬石二三十萬石歲以為常儲為糧
餉則民力可省邊備可充　上令遣官馳驛與各處守
將計議以聞至是武安侯鄭亨寧陽侯鄭懋都督譚廣
劉廣言甘肅軍見缺絲綿布絹棉花大同宣府缺布絹
棉花茶鹽及農器犁鋤等物如運至依時易換為便戶
部遂請以折糧絲綿布絹棉花及收買農器支在官茶
鹽遣人運送陝西委叅政陳琰山西委叅政樊鎮口外

委戶部郎中王良等專理其事從之○土魯番始遣使
人貢
土魯番一名土爾番在火州西百里古交河縣安樂城也城方一二里地平四面皆山氣候多暖少雨雪土宜麻麥有瓜菓羊馬之利人皆崇佛信佛法多僧寺城西二十里有崖兒城城僅二里居民百餘家相傳故交河縣治又云古車師國永樂十二年行在驗封員外郎陳誠使王其國誠言西北百里有靈山最大有夷人言此十萬羅漢涅槃處也近山有高臺臺畔有僧寺寺下皆石泉林木從此入山行二十里至一峽峽南有小土屋屋前登山坡坡有石屋屋中小佛像五前有池池東有山山石青黑遠望紛如毛髮夷人言此十萬羅漢洗頭削髮處也循峽東南行六七里登高崖崖下小山纍纍峯巒秀麗羅列成行峯下有石成堆似玉輕脆不可握堆中有若人骨狀者其堅如石石文縷明析顏色光潤夷人言此十萬羅漢靈骨也又東下石崖崖上石筍如人手足稍南至山坡坡石瑩潔如玉夷人言此辟支佛涅槃處也周行群

山約二十餘里，悉五色砂石，光焰灼人，四面[illegible]崖，天巧奇絕，草木不生，鳥獸不至，云其處大抵無北虜患，專鎮防西戎，戎種中上番番最奸狡，宣德五年始遣使來貢、

改江南民運為兌運、〇朝鮮國王李裪遣使獻海青鷹、使還，賜王瓷器，諭王國中多珍禽異獸，然朕所欲不在此，後毋獻〇山西進龍馬駒，以為瑞，群臣上表賀、不許、

〇加陽武侯薛祿太保、祿佩鎮朔將軍印，帥師巡河至靳黃嶺，遇虜悉斬之，盡獲其家口孳畜，從聞，故有是命、

是秋卒，祿為將智勇兼備，紀律嚴明，所過秋毫無犯，善撫士卒，果斷壯闊，有進無退，故所向成功，卒追封鄞國公，謚忠武、

七月　上視朝罷，御左順門，謂侍臣曰：郡縣守令所使

安民者若賢否混淆無所激勸則中材之士皆流而忘返吏部以進退為職亦未聞有所甄別何也因降敕申諭之○八月朔日當食陰雨不見禮部尚書胡濙等以為即同不食請率群臣賀上不許○推陞各部郎中員外郎及御史長史等官六員為各部侍郎分投總督浙江江西湖廣河南山東山西等布政司及南北直隸府州徵收稅糧巡撫地方

高汝栻曰巡撫初設或副僉都御史亦有左右侍郎或通參卿寺皆兼憲職領敕以出事完還朝今會添註矣然皆稍有年勞才望方授近因邊方失事相繼不責總兵而責巡撫又因時過求成罷相望隨有自參政副使方在按屬輒加陞授以故巡按輕之而自視亦輕彼此相見相行事體禮節亦非曩昔比矣

于不起科之田而逞以井田之法則什一之賦民樂田而有其省矣蓋欲訓從而樂為之

上問侍臣曰古之井田最爲善政後世何以終不能行

侍臣對曰自秦開阡陌富强者得以兼并遂致因循

上曰朕爲國家養民在有實惠誠能省徭役薄徵斂重本抑末便是養民亦何必拘于古法○令北直隸地方比照洪武年間山東河南事例民閒新開荒田不問多寡永不起科

此我祖宗厚民美意漢唐以來所無也良由國初地曠人稀是以如此然有田則有稅什一天下中正不可廢也當時緣不起科後來遂至權勢奏討軍占之擾王鏊謂北方平原沃野千里彌望皆不起科于此可行井田之法焉是亦一机也羅倫謂以堯舜三代之道輔其君則分田制產經傳具自有成法播東里諸人得君行政既專且久謀周不弘遠猷而苟且一時近小此三代以下所以無善治也

上御文華殿少傅楊榮進講大學平天下章學士王直進講生財有大道章　上析其義曰治天下國家不可無財用即如生之者衆四語行之不必暴征橫斂而國用有餘矣又曰泰誓曲盡君子小人情狀人君審此則好惡用舍當矣後世若漢唐中葉小人倖位妨賢病國卒以殃民聖賢之言豈非龜鑑歟○浙江巡撫侍郎成均築捍海堤○山雲討平處遠蠻

以監察御史于謙爲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

謙浙江錢塘人骨相異常七歲僧蘭古春見而奇之曰此他日救時宰相也登永樂辛丑進士授御史才貌英偉聲如洪鐘遇事敢爲不避權貴扈從征漢庶人既得　上命謙數其不軌詞嚴義正矢口滿

成，大稱上旨，自是受知。至是河南、山西兩省各奏災傷，廷議欲令大臣經理，上親署諸名，起授之，將年三十三。

○以越府長史周忱爲工部右侍郎，巡撫南直隸，督理糧儲。蘇松一帶稅糧有五六年未完者，朝廷遣官催促相繼，終莫能完。至是用大學士楊榮薦，遂舉忱往任之。

忱，江西吉水人，爲人謙恭，言若不出口，謀慮深長，一切破崖岸，爲之虛心，訪問善採衆長。一二年間，累欠之數皆完，羨餘之積日見充溢，小民賴以賑恤，歲內無慮歲輸之米，甲于諸省。

擢兵部郎中柴車爲兵部右侍郎。

車，浙江錢塘人，舉于鄉，授兵部武選主事，遷員外郎，以清慎得名。擢江西參議，入閩中取大木，調度有方，民不勞而事集。枬經廣信，廣信守與車有舊，饋寄一篋，車疑其重，發視之，皆白金。車笑曰：故人知我，君不

祖宗斷用人不拘一途未嘗大分流品亦未嘗與資格與夫年勞之拘用惟其賢能而已故當時號稱得人

如此作爲是有手段

知故人竟不受誠餘復入爲職方郎中職方事最繁車治之有餘力曾傳言湘潭當有變詔設治江諸郡擇良守以車知岳州府三歲郡大治後召爲職方郎中丁內艱終情治平至是超陞侍郎

○以禮部郎中況鍾爲蘇州府知府

鍾江西靖安人始爲吏資事禮部尚書呂震震薦其才授儀制司主事進郎中至是大臣奏蘇州等九大郡號繁劇難治遂擢鍾等九人爲知府授以璽書假便宜從事馳驛之任鍾初視事爲木訥胥持文書咨不問當否便判其弊叢胥默識之通判趙忱肆侮鍾亦唯唯不校既朞月一旦命左右具香燭案并呼禮生諸僚屬以下亦集鍾言其有朝廷勅未嘗宣今日宜勅既宜中有僚屬不法徑自拿問之語于是群吏皆驚駭畢坐堂上喚里老言吾聞郡人多敎武舞健訟善人吾有彰癉之術然不能如閻羅老子自爲剖判今以屬若等遂以善戶惡戶報來善者吾優禮之甚則賓致鄉飲惡者吾且爲百姓殺之吾刷善惡二簿從若皆矣又召府中胥悉前大聲言某日某事你某作如此擬應得賄若干然乎某日某如之鄰胥

况青天

安之允陞假設之詞邪散其公謂其猶聖其芸州

駭服不敢犯鍾命引出曰吾不能多尉頻命裸之俾
皂隸有膂力者四人與一吊捽空中擲之死是姑少
挫去鍾大怒曰吾為百姓殺賊何鼠輩為吾樹威
耳高挫之立死不死尤者狗貴足與如命長六尺
命屠人鉤其髮頁出肝諸而復點屬官貪暴者五人
燔播者十餘人出是吏民震慄革心奉命惟謹崔人
稱之曰况青天當時同陞者工部郎中莫愚陞常州
府知府戶部郎中徐鑑陞汝州府知府刑部員外郎
陳本深吉安府知府臨安府知府何
文淵陞為溫州府知府後皆為名宦

是歲安南黎利纂陳暠而自立利遣使來貢謝罪請封
朝臣或請與師討之　上不許遣使封利為安南國王省多少戎服兵馬
自後朝貢不絕○諭江西按察司副使李綸戍遼東綸
先為御史與都御史劉觀子輻游及受海鹽縣豪民金
綵文綺出其殺人之罪至是事覺都察院以聞　上命

追所受贓及費給勑命發戍遼東邊衛

乙卯帝巡近郊○車駕發京師駐驆王河諭成國公朱勇等曰今農收雖畢而禾稼在場民間公私之費皆出於此扈從官軍不許入民家有所求索違者處以重刑其中令各管悉知之壬午駐驆雷家站召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問曰唐太宗過此非征遼時乎衆對曰然　上曰太宗恃其英武而勤遠略此行所喪不少帝王之鑒戒也又問此山崩于順帝時人率謂元亾之徵卿等以爲如何衆對曰順帝自是亾國之主雖山不崩國亦亾　上曰此言正合朕意昔聖帝明王之世未

嘗無災異大抵國之存亡繫其君德之仁與不仁而已
十月　車駕巡邊至宣府而還○十二月二十夜含譽
星見于九斿大如彈丸色黃白光耀有芒羣臣表賀
辛亥宣德六年
正月兵部尚書張本卒○二月　萬壽聖節　上御製
詩一章賜尚書蹇義胡濙大學士楊士奇楊榮且曰朕
茂膺天眷惟賴四人贊翊之功賜燕晝數而罷○巡按
江西御史陳祚奏請命儒臣講說大學衍義　上方以
博綜經史自負而祚疏詞若　上未嘗學問者覽疏怒
曰朕不讀書大學且不識豈堪作皇帝乎差官校逮至

并其父母妻子悉下錦衣衛獄禁錮者五年○七月
上微行夜幸楊士奇宅時　上頗好微行一夕漏下二
十刻以四騎出臨士奇宅前報者言范太監來士奇倉
皇出迎　上已入門立月中士奇俯伏言　陛下奈何
以宗廟社稷之身而自輕擾擾塵埃昏暗中誰識　至
尊萬一或有識者變起倉卒何以備之　上笑曰思見
卿一言故來耳遂屏左右語既竟士奇叩頭曰　車駕
今夕俯臨外間明日必有知者萬萬自此慎出事變不
測當慮也　駕還宮明日遣太監范弘密問士奇　車
駕臨幸君不謝對曰　車駕夜出愚臣迄今中心惴慄

與大臣

人品到底
百閒之

未已豈敢言諫數日又遣弘問士奇曰今天下平寧
上時欲微行何足慮堯不微行乎對曰陛下尊居九
重恩澤豈能遍洽幽隱萬一有寃夫怨卒窺伺竊發誠
不可不慮後旬餘錦衣衛獲二盜焉蓋嘗殺人官捕
之急遂私結約候 車駕之玉泉寺挾弓矢伏道傍林
莽中作亂時有捕盜校尉亦變服如盜入盜群之中與
盜不疑竟以其謀告之遂爲所獲 上旣誅二盜士奇
入謝 上諭盜謀且曰愛朕莫如汝自今如汝言不復
微行蓋先是蹇義嘗以天下太平勸 上可微行而生
日得賜鈔及馬故至是有愛朕莫如士奇之說云〇九

月戶部言宛平縣民以果園地施崇恩寺請蠲其稅
上曰民地衣食之資乃以施僧且永免稅甚無謂令所
以還民○十二月大學士金幼孜卒贈少保諡文靖
幼孜簡易沈默不伐善鶩名及疾革楊士奇楊榮問之幼孜惟言受國恩重上無益于朝廷下無益于生民後何言或請啟身後之澤者孜幼正色曰爲子弟求祿君子所恥遂卒
河南知府李驥奏伊王居國屢有非理之求臣不敢曲
從府中內官校虐害百姓者臣稍稍禁戢自此含怒
令年冬至臣以四更往王府陪班行禮適初唱班臣已
就列王已爲遲執繫儀衞司獄次日始釋遣王摧辱不
敢不奏上謂都御史顧佐曰朝臣於大庭朝賀皆昧

奕之際未嘗以四更行禮此必王府讒邪小人教王屏知府之計乃致書伊王諭王宜謹守祖法勿信讒邪府中承奉長史典儀械送京師治之○八月忠勇王金忠卒忠初名也先仕于元太保不花六世孫自　永樂二十一年以其部屬來歸　太宗封為忠勇王賜姓名金忠　宣德三年扈從巡邊至會州遇虜忠奮身當先斬馘功多四年陞太保至是卒賜祭葬

壬子宣德七年正月朔日有食之遂免朝賀○二月

上召楊士奇至文華殿諭曰憶五年五月共爾南齋官論寬恤事且既閱歲矣民事不又有可恤者乎對曰誠

循資歷授四字今日孰為究想半不可破賢才所以多稍漸也

有之只五年官田减租額一事。聖恩已下戶部格而不行至今仍舊追徵小民含冤不已。上怒曰戶部可罪也。對曰此循習之弊。永樂末年多如此往年高煦反以夏原吉為姦臣之首誣指此事為說。上曰今再下詔寬恤舉此為第一事部于其末增云中外該管官司不許故違。上曰如再格不行朕必罪之不恕汝試言今日之事當寬恤者士奇以處逃民寬漁課黜貪暴。廣賢路數事為對。又言方面郡守皆是要職吏部往往循資歷授不免愚艮混淆。宜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薦舉後犯贓罪併坐舉者。上曰此數事皆可書

勑須下矣士奇復曰臣愚一人見聞不廣願更得一人
同諭此事庶幾可以推廣　聖澤　上曰不可令多人
知恐勑令未下事已遍播于外矣胡濙謹厚汝與之密
議就錄稿進來于是士奇退同濙議增十數事通錄明
旦進呈　上允之○三月再行寬恤之政以減官田租
額爲首次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薦舉堪任方
面郡守官者有犯幷舉者○上旣下詔求賢復出御
製猗蘭操及四言招隱詩賜諸大臣以示意○七月
上燕閒閱內庫書畫得元趙孟頫所繪豳風圖因賦長
詩一章召翰林諸臣示之曰豳風周公陳后稷公劉王

新主更述好安樂聞非訪思求賢心念民依耳試觀何閣樓懸豳風詩織婦桑何等急急遑遑形容切至

其詩章錄入詩歸者不纂載

業之所由興與民情早晚之宜以告成王使知稼穡之艱難萬世人君皆當鑒此朕愛斯圖爲賦詩欲揭于便殿之壁朝夕在目有所儆勵爾其書于圖之右○上謂侍臣曰朕嘗歷田野採桑育蠶繰絲製帛累寸而後成疋亦甚勞苦因出所賦織婦詞一篇以示之曰朕非好爲詞章昔真西山有言農桑衣食之本爲君者當詔儒臣以農夫織女耕蠶勞勤之狀作爲詩歌使人誦于前必繪爲圖揭于宮掖布于戚里使皆知民事之艱衣食之所自朕所以賦此也○十月八百大甸土官宣慰使刀之雅遣人貢方物且云波勒嘗以土酋土雅之兵來

寇殺人掠財乞發兵討之　上謂侍臣曰聞八百去雲
南五千餘里荒服之地也拔勒土酋土雅皆未嘗歸化
豈能勞中國之人爲遠夷役乎且夷性獷悍必兩有未
善豈皆波勒之過宜降勅諭使敦睦隣好保境安民○
南甸白葛達國入貢時又有西域天方國默德那國各
遣使來朝貢天方國舊名天堂國默德那國卽回回祖
國也○上賜羣臣御製祖德詩○八月　上在宮中覽
尚書黃福贊漕運時言便民數事出其章示楊士奇且
諭之曰福所言皆知慮深遠可行今六卿中其誰之倫
士奇對曰福受知　太祖皇帝最先大用其爲人正直

知無不言
言無不盡
東里有焉

明果一志于國家生民今六卿中鮮及之永樂初建北京刑部命之綏輯凋瘵及得交趾命㧾藩憲之政安新附之衆躬勤夙夜具有成績其才德兼備有大臣體諸卿誠不及之福今年七十矣諸後進少年高坐公堂埋攻事享佚樂與馬騶從揚揚福四朝舊人乃朝暮奔走道路勞瘁不已殆非國家所以優老敬賢之道　上曰非汝不聞此言吾嘗欲得一老成忠直之人處之南京根本之地緩急可倚今以命福豈不誠當士奇對曰福必不負　陛下任使明旦　上命吏部改福南京戶部尚書中外聞者皆悅蓋　上之納直言明于用人類如

此。○釋故城縣縣丞陳銘復任。先是上聞內官內使差遣在外者、多貪縱為民害。以太監劉寧清謹忠良。命同御史馳往各處、盡收所差內官資橐并其人解送京師。既還、道經故城縣。縣丞陳銘聞有內官至、不問所從來、輒奮前捽寧而手擊之。御史遂奏丞無狀、逮至。上曰、丞固可罪。朕以其一時偏于所惡、昧于所聞、且宥之。侍臣咸言銘酗酒撻擊朝使、陛下縱赦之、亦不可使復任。上曰、朕既釋之矣。銘當因此知改過也。○命直隸巡撫周忱與蘇州府知府鍾况計疏濬六湖工力以聞。

六湖、曰太湖、曰傍山、曰楊城、曰昆承、曰沙湖、曰尚湖。聯屬廣袤方三千餘里。

癸丑宣德八年

正月上元夕張燈內苑製作精麗鋪張繁盛　上侍
皇太后往觀　皇后　皇太子咸侍奉觴上壽次日勅
郡臣往觀賜宴苑中又次日命文武大臣以四夷朝貢
之使往觀仍賜宴自是悉賜京師軍民咸往觀焉楊士
奇撰太平　聖德詩十章以獻諸學士儒臣亦皆有獻
焉○賜文武重臣及侍從遊西苑致仕少保大學士黃
淮以謝恩至預焉先是淮父性卒賜祭塟以一品禮至
是淮赴闕謝　上命淮與英國公張輔及蹇義楊士奇
等十餘人同遊西苑賜宴于萬歲山之巔○二月會試

天下舉人以黃淮及少詹事王直爲考試官取劉哲等一百人○三月廷試取曹鼐趙恢鍾復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鼐後死土木之難

鼐與定晉寧人、初舉鄉試中乙榜、授代州學正、辭不拱爲人師、願改別職、得泰和典史、爲邑政繁處之裕如、公暇益進學不倦、久之以督部工匠至京、疏乞入試、中會試第二、廷試策問義爲河洛象數爲對稱旨、上親擢爲第一、授翰林修撰、爲人明敏疏通、楊士奇愛重之、薦入經筵、不數年入閣預政、

黃淮辭歸上宴餞之于西苑太液池親灑宸翰製詩送之仍賜織金衣一襲○勅三司法遣官鄖刑○八月熒惑犯南斗○閏八月戊午景星見于天門少詹事兼侍講學士王直進頌○西南海外諸番國各遣使來獻麒麟

鄖刑

上登極獻騶虞見者再獻麒麟者四景星

拔二 盛矣
求賢良
正

麟凡四楊士奇進頌謂其盛前古所未有〇詔各布政司按察司及府州縣官進名保舉賢良方正一人起送吏部量才擢用〇令天下生員年四十五以上者考選國子監時言者以士子之在學校者多衰老不得及時進用遂有此令增闊貢例以後累行之

高汝栻曰賢固貴用猶貴及時百年者人生之限也少壯老三分之矣少則不知為老則無能為可自效者惟是壯年秉壯努力易于樹業而建功近時生員惟科舉一途始得進身然選舉有數不能一時盡進縱得甲科而序今点貢積同界漸序不及不進雖能伊傅而學董賈遲遲始克效矣自昔始晴要路比其時駸然而衰往日十舉十當今不能五嗟嗟時過而禮雖后稷不生一物老至而官雖賢者鮮克有功殊璣翡翠蘊之笥中久而不御及御而彩澤榮華豈日之鮮艷哉　宣廟此令蓋知此矣

鑄宣德通寶錢

高汝栻曰今天下編戶之財已盡司農之用難支當事者惟有仰屋嘆耳夫粟米歲有登也布帛月有織也柱畜日有產也惟銀在中國止有此數自　神廟至崇禎凡十有七年供軍費者如填巨海東南輦金日趨西北絡繹不絕未嘗見西北之金轉而東南者也已巳奴蹂內地擄執人便索銀覆而去不知幾萬億矣流寇所至秦晉楚豫江北等處每殺人良搜銀千劫而去又不知幾萬億矣凡此皆一去而不返者也不天降不地生民間安得復有其財耶使斯時而議也乎是三年之艾也議鹽乎是萬石之等也莫若廣設鑄局此亦化無用爲有用之法耳錢法者行于宣廟鑄萬金一歲子息可八千零今不能復者以有官爐私鑄之弊赤棍克商之弊所以并其本而盡之誠銳意力行兩京遴差廉幹部官親詣各省產銅之處開採銅礦設處工炭鑄錢解京省直各府俱設鑄局令各州縣須將應存留之銀收買各當鋪貫銅解府給鑄以其本存留支發而以其息解京爲邊儲之用如直商盡劃矣每錢一文重一錢二分合民間用

而酒淡轉
登衣法意
作八如此

錢不但計千百之數且計斤兩則料多而工費難省作弊益者如此則私鑄止矣因銅于山已濟其源又禁民家非七品以上不許用銅器違者入官如此則銅價賤矣更改舊鑄之二以為工易私鑄之錢以為銅則何錢不如其也更令納官者銀六錢四用于下者錢八銀二則何錢之不如金也官不便于贖鍰吏不便于侵欺枉法者不便于賄賂給帑者不便于冊除流寇虜首不便于掠奪數者之不便正國與民之大便也顧何憚而不講泉哉

冬詔令臨御以來三科進士御文華殿親試之拔其尤者鄭建等二十八人與修撰馬愉陳循林震曹鼐編修林文龔錡鍾復趙恢許事張益同進學文淵閣其優給賜一循　永樂甲申之制仍賜御製詩以示勉勵云

又令內閣考選在外廢官有文學者六十餘人擇其優

求賢之切
務撥實采
其勵精之
至也

寔以給禪
淮都督欽
率總舟師
江上破虜
兵至江北
以迎駕封
伯

陳平江有
功于漕亦
有功于民
正名臣經
濟實事

者知縣孔友諒進士胡端禎康莊宋璉教諭王純徐惟
起訓導婁升七人　上令改進士爲庶吉士與知縣教
官俱歷事六科以備用○四川登起命副都御史賈諒
討平之○平江伯陳瑄卒瑄初督海運會通河既浚命
專理河運自儀真至北通州四千里漕河事宜皆經營
創設疏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以免淮河風
濤之患浚瓜州儀真三壩瀨港之烟壁呂梁徐州二洪
以平水勢築沛縣刁陽湖濟寧南旺湖長堤開泰州白
塔河以通大江築高郵湖隄內鑿渠亘四十里以通舟
自淮至臨清相水勢高下建閘四十有七以時啟閉幾

災厲濟賑荒之法

才德足以濟理稅有利忠相成

河堤種樹鑿井以便夏月行者皆冊籍永遠遵行之利○凡于事慮之周而為之固初歲運二百萬石後增至五百萬石國用以饒○巡撫南直隸侍郎周忱奏廣濟農倉之法

南畿諸郡蘇州田稅最重而松江常州次之貧民輸官及耕作多舉債于富家而倍納其息至于傾家產鬻子女不足以償于是民益逃亡而租賦益虧忱至問民疾苦深以為憂思所以濟之壬子秋諸郡歲稔會朝廷命下許以官鈔平糴且勸借儲積以待賑忱乃與蘇州知府況鍾松江知府趙豫常州知府莫愚協謀而力行之蘇州得米三十萬石松江常州有差分貯于各縣名其倉曰濟農是年夏江南果旱蘇松饑民凡三百餘萬口盡發粟猶不足以贍忱乃復思所為之備先是各府秋糧當輸者糧長里胥多厚取于民而不即輸官逋負者累歲忱欲盡革其弊乃立于水次置場擇人總收而監運焉細民徑自送場不涉

可見餘干之只在民間顧料理之人如何耳

入里胥之手耗皆所致三之言又三府官運糧一百萬石貯南京倉以給北京軍職月俸計其耗費每用六斗致一石此與鍾等謀曰彼能于南京受俸獨不可受于此乎若于此給之既免勞民且省費六十萬石以入濟農倉農無患矣鍾等皆曰善遂請于朝從之而蘇州科米四十餘萬石並以各場所積之贏及前平糴所儲凡六十餘萬有奇松常二郡次之忱曰是不獨濟農凡運輸有欠失者亦于此給借陪納秋成如數還官若民夫修圩岸濬河道有乏食者皆計日給之如是則免舉債以利兼并之豪農民無失所者田畝治賦稅足矣是冬朝京與其以聞朝廷從之于是令諸縣各廣濟農倉貯畜擇縣官之廉公有威于民之賢者掌其籍司其出納每歲秭耕之際于中下二等戶內驗其種田多寡錄家給與二石一石給之秋成抵斗還官凡有係約皆忱親爲規畫之俾遵守明年江南又大旱令諸郡大發濟農倉以賑貸之而民不知饑

○十二月太子太師戶部尚書致仕郭資卒贈湯陰伯

城堡堅固固守足備歷年禦虜之策

諡忠襄○令天下關津但遇削髪之人捕送原籍治罪如律○陝西進嘉禾勅郡臣勿賀

甲寅宣德九年

正月妖僧李皐謀反伏誅○宴公卿于史館是日天雨時以爲豐年之兆　上喜召　輔臣蹇義楊士奇楊榮及六部都察院堂上宴于史館　巡撫周忱趙新以議事至亦豫焉凡二十九人○二月開平守將奏邊務數事上擧其可行者付所司施行因謂侍臣曰方今海内小康惟殘虜叛服不常古人制夷狄惟在守備若城堡堅固糧餉充足士卒精練哨瞭嚴謹彼亦何能爲患朕嘗

[illegible]乎此勝
[illegible]證便不
[illegible]途矣

以此戒飭邉將但慮其因循玩愒今春氣漸深正邉民耕種之時一或農事妨廢秋收無望仰給于轉輸則勞矣遂令邉將嚴謹備之○行在戶部員外郎羅通請令軍民運米開平中納鹽糧從之○三月戊寅百官朝皇太子于文華殿○交趾黎利死其子麟遣人告喪獻金人方物命行人郭濟朱弼往祭○甘肅獻龍馬○有僧自陳欲化緣修寺祝延　聖壽者　上斥之既罷朝顧謂侍臣曰人情莫不欲壽古之人君若商中宗高宗祖甲周文王皆享國綿遠其時豈有僧道豈有神僊之說秦皇漢武求神僊梁武帝宋徽宗崇僧道效驗可

見矣世之人終不悟甚可歎

高汝栻曰極樂西方道家蓬島人主所甚慕而心競者也然不能動庸愚之主而無動于高明之君亦不能中高明之君而反能中于高明而實庸愚之君真高明者洞徹二氏之數而不溺其教實庸愚者一識二氏之窾而反陷其餌若梁武帝者名爲寺奴豈覆國死長孫后號爲觀音婢難產亡至于彭黃之術更爲妄誕欲求少艾以長生甚因此丹而損壽聖哉 宣廟世人終不悟之嘆也即使果可成佛昇仙栻以爲不樂也何也宋應奉稱佛國人多詭怪裸露而無衣冠止有鬼祟與龍居之若人超至西方與說怪神龍同居何樂之有世傳王積薪誤到仙家棊局未終斧柯已爛還家世變淪海夫慕仙祇以快樂無極長生又祇耳若須臾便過百年不知鬬鬨術終稱幾局棊生死甚促舉世痴漢惑戀不亂真庸愚其庸愚

復開平涼府開城縣迭烈縣路陝西西安諸府州歲運糧餉赴甘州凉州山丹永昌諸衛皆經平凉府隆德縣

六盤山欹蚕嶺山淵陡絕人力艱難開城縣舊有迭烈縣路黄河平坦直抵甘州諸衛近五百餘里洪武中官置渡船平凉撥軍操濟人以爲便宜如舊開通命布政司給官錢造舟平凉鞏昌二府擇善水者操渡之

大學士楊士奇言于 上曰南方運粮至京人力甚艱而倉廩無閑防奸人盜竊動輒千萬前者就執後者復繼恬無警畏請命風憲關防巡察 上從之遂命御史一員巡視京倉二員巡通州倉一員巡視各處草收一員巡視甲子等庫一員提督象牛羊等房錢粮一員巡視光祿凡內外官員人等多支食料及需索騷擾者皆

令執奏一年一代至今因之
上廵邊度居庸關偏嶺道駐宣府大獵十月　上還京
甲申　上不豫衛王瞻埏享太廟○上與侍臣論兩晉
侍臣曰晉武懲魏氏奢侈之弊刻薄之政欲矯以恭儉
及平吳之後頗事宴游怠于政事掖庭殆將萬人外戚
用事勢傾內外曾不一傳而禍生閨閫馴致戎羯之亂
元帝繼統江左恭儉有餘明斷不足大業未復禍亂內
興明帝明敏有機斷故能誅剪兇臣惜其享年不永成
帝以後類皆孱弱寄命于強臣奄奄百有餘年亦爲幸
矣　上曰晉武以開創之主不爲遠圖樹立失宜付託

非才羌胡鮮卑雜處內郡而不能以時區處所以國禍方殷而戎寇遂起東晉僅能守國逆臣接踵朝政陵夷而猶延數世者亦以有賢人為之用也又曰古先帝王維持天下以禮教為本兩晉風俗淫僻士習浮薄先王之禮樂教化于是蕩然豈久安之道哉

九月車駕巡邊至洗馬林而還

陳建曰宣廟御極十載巡邊閱武者四寓警肅人心振揚威武飭勵邊防有賴于此胡虜所以知畏而邊鄙所以不聳也

山西霍州學正曹端卒于官

端字正夫河南澠池人篤尚理學教人務躬行實踐日事著述有四書詳說太極圖通書西銘釋文孝經

不用浮屠四字便是生平學力

述解性理文集儒家宗統諸宋規儀存疑錄夜行燭等書座下足兩處皆窠葉靜之功居多其事父母孝志愉色及遭喪五味不入口瘠若柴毀瘠終不易既葬廬墓六年不用浮屠巫覡請縣上書請毀淫祠年荒勸賑存活者眾在雅庠十餘年士子皆服從其教郡人亦皆感服而化稱月川先生

乙卯宣德十年

正月上不豫初三日崩于乾清宮壽三十七時皇太子方九歲內議頗有欲立長君之說於是浮言籍籍楊士奇楊榮與英國公張輔入哭臨畢請見皇太子于文華殿即叩頭呼萬歲羣臣亦隨呼萬歲浮議乃息

大臣當危疑之際全于此拜處樽俎衛定非老成人不能

○帝天資英暢豁達大度致孝睦宗思賢求士臨朝蒞政勤咨成法勤恤民隱仁惠孳孳四方每奏水旱蝗災

即遣馳視賑貸蠲租聞江南農民困斃屢屢詢察減除田租人非大過曲賜保全愼于用人傳容獨斷方岳郡守不輕付畀著令會舉期在牧民責課公卿警歲玩怠法司覆上刑名常垂寬宥獨懲贓吏削籍戍邊少不假借法行貴近政先理化或言臣下過失審加詳察如其誇誣疎斥言者重則嚴懲用防讒殄間有直言忤旨旋復覺悟獎遇加隆嘗謂侍臣曰君臣一體貴在孚協聖王推心置腹人樂爲用君知賢不用用賢復疑上下睽隔惡在其爲一體也以故體敬大臣元弼冢宰未嘗易人當是時羣賢效用百姓相安雖有夷狄盜賊水旱之

聖后　福人

憂不害其爲治平也○初十日壬午皇太子即 皇帝
位改明年元爲正統大赦天下○時 上幼冲請 皇
太后垂簾聽政不許 上乃詔凡朝廷大政白于 太
后然後行

宣廟賓天時 張太后以 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取
襄府金符入內欲召襄王立之以二楊學士議不諾
而止愚按二楊當主少國疑之時而能確然
不搖卒定大議以安宗社爲無忝大臣之責矣

少師吏部尚書蹇義卒年七十三贈太師諡忠定
義爲人沈靜和厚處人無所撓逆未嘗輕淡一語傷
物歷事五朝四十餘年所爲坦坦無一日之憂然性
之質鈍滯事務無所匡捄故王紳識其與時浮沉
李賢議其依違承順之不暇切中其爲人矣方之前
代蓋宋之三旨宰相
府之蘊僕役之流云

恭上大行　皇帝尊謚曰憲天崇道英明神聖欽文昭
武寛仁純孝章皇帝廟號宣宗　尊聖祖母　皇太后
張氏爲太皇太后　聖母皇后孫氏爲皇太后○封皇
弟祁鈺爲郕王○命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楊溥復入
内閣參預機務溥自丁憂起復不入閣至是始命復入
○釋前鬱林知州林長懋之囚復其官○釋前監御史
陳祚之囚復其官并釋其家屬先是祚父母皆死于獄
藁葬且未成服祚再上疏乞歸殯終喪制許之○進士
李賢上疏言帝王之道在保赤子黎民禽獸夷狄雖一
視同仁其施也必由親及疎未有赤子不得其所而先

此亦謀國家遠慮王揚江等何不書及

兼養禽獸者今京師雜官不下萬餘以俸言之指揮使三十五石而實支一石雜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雜官一員當京官十七員半矣傳曰朝無倖位則食之者寡此豈倖位之比況夷狄人面獸心一旦有警其勢必不自安前代五胡之亂可不鑒哉乞斷自宸衷爲萬世至計勅兵部漸次出之于外不惟省國家萬萬無益之費又可以消未萌之患疏入不報○楊士奇上言皇上肇登寶位上繼列聖下統萬邦 心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以興唐虞三代之治去年十月

宣宗皇帝諭臣士奇曰明年春爰東宮出文華殿讀書

首關懇切經筵第一件事亦是第一好疏

凡內外侍從俱用慎擇賢良廉謹之人臣謂此第一事望陛下留心不幸　大行上賓臣未敢進言然此事至重伏願山陵畢日早開經筵以進聖學宜預擇講官必得學識平正言行端謹老成重厚達大體者數人以供其職及選宮中左右朝夕侍從之人務養本源輔成德性疏奏　太皇太后喜○夏五月以王驥爲行在兵部尚書○加黄福少保參賛機務留都有文臣參贊機務自黄福始福舞事先籌定付襄城伯而襄城伯亦敬信福比視事皆襄城伯處分福不出一詞或以爲言福曰體當如是且汝見守備何嘗一事錯耶

勅三法司錦衣衛刑科凡死罪臨决須三次覆奏得旨明白然後加刑

高汝栻曰天下久而不息也惟此生生之氣通衍無盡耳王者以之爲君人之本要使天下食其不忍之福否則沐其不忍之心夫然後用生用殺皆王德也自獄事漸煩或天之所罰或人之所爲種種過端罪然即下大禹之泣辜解皋陶之繩節情有重輕法當乎允協不得當人失所從縱使無言詰能無意出入之間不可不審此　宣廟有三次奏覆之旨也豈不能貸死囚以法情有可矜生四以命則又推生之瘵而通之者昔　聖皇帝示刑部等衙門曰朕于刑罰未嘗敢以喜怒增損爾等鞫獄之際當虛心聽察若不明其情而在輕重或迎合朕意使人含冤抱痛者朕之所惡如朕一時過于嫉惡處法失中卿等更宜執奏毋以再許爲慮大哉王言于今爲烈三覆奏請殆法祖宗而引生意于日長耶天下可久而不息矣杖按追斬環言云大肆獄要轉詳待報處決其原發招由開報來歷必須逐款御史會審情與部院方爲

本送大理寺審題不然雖巡撫與減刑衙門覆審情眞者不轉奏則巡按固一方刑獄之所寄也凡所問事發布政司與府州縣者布政司轉詳刑部事發撫按與按察司分巡道者按察司轉詳都察院按察司與六部無行凡事皆呈都察院轉咨內外臺固相聯屬云

秋八月平羌將軍寧陽侯陳懋鎮守　○九月勅修宣宗章皇帝實錄○以陳鎰爲右僉都御史鎮守陝西兼督延寧邊備○以徐晞爲行在兵部右侍郎巡撫甘肅晞常州江陰人由吏出身官至兵部尚書

命左副總兵右軍都督府僉事王瑜督理漕運鎮守淮南先是裏河民運民率僱舟經年往復多失民業周忱與平江伯議奏民舟至淮安或瓜州水次補給脚價兌

與江北衛所衛所漕者出給通關還繳軍民兩益至是叅將吳亮言浙江江西湖廣江南船各回附近水次領兌南京江北船于瓜淮領兌其淮徐臨德諸倉仍支運十分之四浙江蘇松等船各本司府地方領兌不盡者仍于瓜淮交其北邊一帶如河南彰德府于小灘山東濟南州縣于濟寧其餘水次倣此是爲兌運

以太監王振掌司禮監事　太皇太后嘗御便殿執政大臣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被旨入朝英宗東立　太皇太后顧英宗曰此五人先朝所簡貽皇帝者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所贊成者

坐后之事
尚亦尚辦
發不欲衍
不叫之于
斜平斬章
勝振此言
鑑小可以
鈐大

不可行也。英宗受命、頊闇、宜太監王振、振至俯伏

太皇太后顏色頓異、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當賜汝死、女官遂加刃振頸、英宗跪爲請之、諸大臣皆跪

太皇太后曰、 皇帝年小、豈知自古此輩禍人家國多矣、我能聽帝暨諸臣留振、此後不可重令干國事也

命司禮監太監王振偕文武大臣閱武于將臺

振、山西大同人、初侍上于東宮、及即位、遂命掌司禮監、寵信之、每呼爲先生而不名、所言無不從、振遂擅權、作威福、將輔臣方議開經筵、而振乃導 上布武、於是詔振偕諸大臣閱武將臺、在朝陽門外、遂大集京營及諸衛武職試騎射、而殿最之、振奏以隆慶右衛指揮僉事紀廣爲第一、遂超陞爲都指揮僉事、廣爲人尋常庸懦、嘗以衛卒之守居庸者往役闕門、終遂大見親暱、後累官都督、[illegible]朔將軍鎮守宣府、終